



中外办案故事

(上)

海天出版社

叶伟成

叶朋辉 编

许登斌



ZHONG
WAI
BANAN
GUSHI

目 录

1 一片落叶	(1)
2 总统后院的三具女尸	(3)
3 凶杀案内幕	(5)
4 一声雷	(7)
5 间谍凶杀案	(8)
6 “蓝色传信神”之谜	(11)
7 府城奇冤	(12)
8 一句回话 推翻伪证	(14)
9 一语道破	(15)
10 一瓮马蹄金	(16)
11 没有打响的一枪	(17)
12 女侦探	(18)
13 美女蛇	(20)
14 绑架抢劫案侦破记	(22)
15 吸血鬼	(22)
16 里根被刺案	(25)
17 一照阳光	(28)
18 麻醉灵魂的鸦片	(29)
19 美国数位总统被暗杀真相	(31)
20 一具无头尸	(36)
21 他为什么成了杀人犯	(37)
22 一句戏言 两条人命	(39)
23 一只古钟	(39)
24 为狗打的官司	(40)
25 一支牙签打了二十年的官司	(40)
26 一条狗与四条人命	(41)
27 亡妻	(43)
28 卧室里的血字	(44)
29 一对奇怪的恋人	(46)
30 一宗假埋葬案	(48)

31	法人单位受贿案	(49)
32	厦门走私枪枝大案侦破记	(50)
33	警察贩毒网的侦破	(51)
34	刀下留人	(52)
35	法盲悲剧	(53)
36	诈骗犯李光烈	(56)
37	贼总甲	(57)
38	一夜抓获八案犯	(59)
39	珠宝被窃案侦破记	(59)
40	签字笔合同风波	(60)
41	一个无辜灵魂的受刑	(61)
42	审判员秉公断案析产权 老华侨暮年思乡有归宿	(64)
43	紧急出动	(66)
44	一只鞋印	(67)
45	审结一宗案 沟通四方情	(67)
46	夺伞破伞	(69)
47	只为一句话	(70)
48	十五年以后的真相	(72)
49	一尊塑像 两条人命	(74)
50	是什么断送了他的前程	(76)
51	她是否被强奸?	(78)
52	“鬼”在午夜出现	(79)
53	骗子和上当人	(80)
54	栽赃	(81)
55	公园里的女尸	(82)
56	一桩通天的“胡子案”	(85)
57	铜钱插壁	(87)
58	一个抢劫团伙的覆灭	(89)
59	育焚	(89)
60	马锡五审破无头命案	(90)
61	死尸能作证	(91)
62	一桩陈案	(93)
63	夜半枪声	(94)
64	壁隙窥光	(95)
65	一对莫名其妙的夫妻	(98)
66	智擒贩枪贼	(100)
67	一字值“万金”	(101)

68	蒙面黑盗·····	(102)
69	借衣·····	(109)
70	亡命情侣落网记·····	(111)
71	父子间谍·····	(114)
72	桃色使命·····	(118)
73	木印·····	(120)
74	一万元买来的教训·····	(121)
75	神秘的“探访者”·····	(122)
76	红牙球·····	(123)
77	茫茫人海觅真凶·····	(125)
78	释梦 ——郑小档案·····	(126)
79	潜藏十八年的间谍·····	(132)
80	“鼯鼠”落网记·····	(134)
81	黄乃瑜孤身斗二贼·····	(135)
82	深圳河畔擒凶顽·····	(136)
83	骗马·····	(137)
84	掉入钱孔之后 ——一个税官变贪官的纪实·····	(138)
85	寅夜擒贼记·····	(140)
86	神秘的拉金斯兄弟·····	(141)
87	拣垃圾的大间谍·····	(143)
88	神秘的千面人·····	(144)
89	火柴盒里的暗号·····	(145)
90	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	(146)
91	带有饵食的鱼钩·····	(148)
92	纳粹特务头子盗窃原子机密案·····	(151)
93	在“外交官”的外衣下·····	(153)
94	杀假和尚·····	(154)
95	裁缝选官·····	(155)
96	不寻常的“交易”·····	(157)
97	巧截走私烟·····	(158)
98	捉虎记·····	(159)
99	鼻中钉·····	(160)
100	夜幕下的边境线·····	(161)
101	金手镯变成了锃亮的手铐·····	(162)
102	沉甸甸的尼龙编织袋 ——一起持刀拦路抢劫案侦破记·····	(163)
103	八·一四凶杀案侦破记·····	(164)

104	追捕“花炮旗”	(168)
105	循迹追踪	(169)
106	石狮子	(170)
107	一宗申诉案	(173)
108	冒充周总理签字行骗大案	(174)
109	一串钥匙	(175)
110	王奶奶智斗人贩子	(180)
111	检察官勇斗车匪	(181)
112	谢觉哉查案纠错	(182)
113	夹底船	(182)
114	假公安员露“馅”	(184)
115	“拐脚疑犯”鉴别记	(185)
116	两少年智擒逃犯	(185)
117	布吉桥下捉盗贼	(186)
118	老司机告政府	(187)
119	朋友与盗贼	(187)
120	冬天的“布谷鸟”	(189)
121	妙龄女郎的“绝招”	(189)
122	宋士杰打抱不平	(190)
123	被撤消的拘留处分	(194)
124	鱼塘风波	(195)
125	通奸还是嫖娼	(195)
126	“三·一三”碎尸案侦破记	(196)
127	血衫叫街	(199)
128	“白毛男”投案记	(200)
129	巧断田螺案	(201)
130	李某案的审理	(202)
131	嫁祸于人与借尸交差	(203)
132	巧断拾金不昧案	(204)
133	“八·四”凶杀案侦破记	(205)
134	女贼的忏悔	(206)
135	苏章执法不私其友	(207)
136	死案活办 众口称赞	(208)
137	唐伯虎判状词	(209)
138	南头“九·一九”碎尸案侦破记	(210)
139	富城，利刀斩断黑帮之手	(211)
140	盗窃，发生在国展中心	(212)
141	夜到黄河投影场	(213)
142	我国被第一个押上绞架的人	(214)

143	珍贵文物追缴记	(214)
144	二十五分钟破获一宗抢劫案	(216)
145	带火药味的投诉	(216)
146	邪哥们儿花果山旁演“三簧”	(217)
147	案犯一小时后落网	(218)
148	妙计擒贼	(219)
149	为要回一根头发打官司二十三年	(220)
150	律师仗法执言“杀人”冤案平反	(220)
151	广州海事法院判决一宗提单欺诈案	(221)

一片落叶

明朝永乐年间，浙江按察使周新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踱来踱去，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已经过立秋了，天气还这么热！”

一个书吏把话接过去：“大人，南方的秋天，就是跟北方不一样啊！北方有句名谚：早上立秋，晚上冷嗖嗖！在南方，要想冷嗖嗖，至少得等到一个月后。”

“哦，天下之大……”忽然有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正落在周新的头上，打断了他的话。他看了看那棵开始落叶的梧桐树，问道：“这棵梧桐树为什么落叶这么早啊！”

“这棵树是今年春天新移来的，”还是一个书吏说道，“根还没有扎稳，所以落叶早。”

“那怕不一定吧！”一个捕役插嘴道。由于周新平易近人，所以下属们在他面前并不拘束。“城西风云山菩提寺有一棵梧桐树，前天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叶子已经落了一半了。”

“唔……”周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问道，“你为了什么事情到菩提寺去的？”

“前几天老爷不是让我们去侦破那件少女被抢案吗？小的认为，抢少女者必是强盗，强盗很可能住在深山老林之中，所以便化了装到风云山去。就这样偶然到了菩提寺……”

周新想起来了，这案还丝毫没有头绪。

处州城内西大街，原有一个银匠铺。那银匠前年死了，寡妻李氏领着女儿春梅和婆母祖孙三代过日子。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李氏不幸也得了病。

那时科学不发达，大多数人都迷信，认为人得病是神鬼在作祟，于是李氏的婆母和

女儿春梅便到风云山菩提寺去烧香，乞求神灵保佑。就在降香回来的那天晚上，院子里跳进来两个蒙面人，抢起春梅就走。李氏经此惊吓，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婆母听说按察使周新驻到处州，便到按院来喊了冤。

周新想到这里，对菩提寺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推断：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春梅与奶奶到菩提寺烧香，被老和尚看中了，于是，晚上派两个小和尚去将春梅抢来。春梅不从，便被害死了。和尚唯恐露出破绽，就在春梅的尸体上面移栽了一棵梧桐树。

推理并不等于事实，究竟如何，还得去现场察勘。从前，庙院是受保护的，无凭无据地搜查是不允许的。于是，第二天，按察使周新便伪称降香朝圣，带着众多的衙役往菩提寺而来。

这菩提寺在群山环抱之中，清幽而险要。老和合法元听说按察使周新驾到，带领众僧迎出山门以外。施礼寒暄之后，让至方丈拜茶。

法元道：“听说按院大人公务繁忙，不想今日竟能光临敝寺，实感荣幸啊！”

周新道：“食万岁俸禄，做民之父母，忙一点也是应当的。不过，人总是有点个人爱好的，我这就喜欢山水美景。所以，每到一处，总要往名山大刹去朝拜朝拜。”

“原来周大人雅兴不浅啊！”

“雅兴倒谈不上，只是喜欢而已。今日到来，少不得要麻烦老和尚导游一下啊！”

“大人不必客气，这是贫僧份内之事。”

“好，咱们随便转转吧！”

周新说着便站了起来，老和尚陪着，出

了方丈，在寺院里游赏起来。不久，便见到了捕役说的那棵梧桐树。这棵梧桐树，笔直的干，枝杈向四面八方平着伸出，非常整齐，恰象一把大伞，叶子果然已经落了不少。

周新停下步来，说道：“这棵梧桐树长得多么好，就是叶子落得过早。”

法元和尚答道：“是啊，这棵树年年如此，不知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地下水分不足。”

“也许是吧。”

“把它移栽到别处就好了。”

“哦……周大人对植树也是内行啊！”

“算不了什么内行。不过，从小喜欢，略懂一二。比方说，别人移栽树木要在冬末春初才行，我在一年四季任何时间移栽树木都能保证成活。”

“哦……这倒是个奇迹！”

“好，今天本院高兴，来向众位献献丑，把这棵梧桐树移栽一下吧！”

“啊！”法元慌了，急忙劝阻道，“这倒不必，不要累坏了大人的贵体。”

“没关系。我这人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接着，他转向衙役们说道，“快去找铁锄，我教你们如何刨树根。”

不一会儿，衙役们找来铁锄，周新指点着动作起来。这时，法元的脸吓成了一张白纸。梧桐树倒了，下面果然有一具尸体，不过，却是一具约有三十多岁的男尸。

周新问道：“怎么回事？”

法元说：“贫僧有罪。这人本是经常在小庙做活的木匠，最近得了伤寒病，不能干活。我们念他是个贫穷人，所以施舍他一些药物粮米，帮他过日子。谁知他得寸进尺，说是在我们庙里做活得的病，一切应由我们负责，无理要求我们照付工钱。我们拒绝了他，他便泼口大骂。也是我一时性起，上前推了他一把，谁知他身体过于虚弱，倒在地下便死了。贫僧恐怕把事情闹大，便把他悄悄埋了。今日既然被大人发觉，就请依法处理吧。”

“偶然失手，造成了一个久病之人的伤亡，虽然不应该，但也不能定什么重罪。不过，你把事情隐而不报，并造此假象，却使原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了……”

“贫僧愚昧，该死，该死！”

“现在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请木匠的亲人来对质。木匠家还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妻子。”

周新转对一名捕役说道：“快去传木匠的妻子前来。”

不一会儿，木匠的妻子来了。周新向她如此这般一说，她哭着说道：

“我丈夫得了伤寒病是事实，寺里舍药物米粮也是事实。不过，我丈夫是个老实人，他对老和尚的大恩大德感恩不尽，怎敢再妄想得寸进尺呢？”

和尚说：“你丈夫若不是得寸进尺，怎会与贫僧口角起来呢，这不是怪事吗？”

“是有些怪啊！”周新语意双关地说，然后，对随来的衙役们命令，“把尸体抬上来，本院要亲自验尸。”

“是。”

众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抬上来。这一抬不打紧，周新发现了新问题，原来尸体下面的泥土非常松散。周新命令再往下挖，这一次挖出来了春梅的尸体。

“绑了！”周新命令道。

“哪个敢绑我家师父，须知我这把钢刀是从不吃素的！”随着声音，跳过来两个膀大腰圆的和尚，举刀将法元护住。

周新来时早有准备，众捕役个个都带有武器，只听“刷”的一声，同时从腰里抽出利刃，将三个和尚围有中间。到底是两拳难敌四手，三个和尚最后全部被捉拿住了。

经过审讯，按察使周新的推理完全不错，这两个保护法元的和尚就是那天夜里去抢春梅的蒙面人。

在一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往往有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介入案件中来。这些半路里

杀出来的“程咬金”，往往使案件无端地复杂起来，木匠的出现就属此类。当春梅不从，老法元将她杀害准备掩埋的时候，正好被前来求药的木匠撞见。法元唯恐他泄露了秘密，便

给他吃了毒药，木匠因此死去，被埋在春梅尸体的上面。

本文取材于《明史·周新传》

总统后院的三具女尸

几年前，里根总统用他演戏所赚来的钱，买下了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城正北风景优美的里富其阿作为养马场。从此这里便成了四方游客心驰神往的游览圣地，都想到这里来见见里根和远眺天边的太平洋。

1977年1月19日，两名汽车游客闲游到离里根养马场五里路上的小憩处，正在欣赏着山谷的美景，其中一人忽然看见路旁几码处矮林中有件什么东西。由于好奇他走了过去，发现是一个拎包，他也注意到地上有件茄克衫，旁边还有一团纸，纸上有大量的干血迹。他们意识到事件的严重，于是报告了警察局。

下午2点15分圣·巴巴拉县的警探们来到了这小憩处，立即开始了搜索，警探威廉·贝克，比尔·柯鲁克与罗德·刹伐尔逊分散开沿着峡谷边向矮树丛生的地形搜索，寻找线索。

在距离拎包一里半处的山谷上方，侦查人员发现了一具血迹斑斑的青年女尸，她下身完全赤裸。躺在离弯曲小道几码远的地方，死者约20到22岁，死了不久，也许还不到24小时。她右耳稍后有小口径手枪枪伤痕一处。副法医官正式宣布她已死亡后，尸体就被救护车运送到圣·巴巴拉去解剖。

从拎包里证件上查明这女子名叫巴德里夏·兰莱，是圣·巴巴拉城加州大学的女生。贝克警探经过实地调查获悉，她1月18日星

期二下午在住处的十字路口搭车去圣·巴巴拉市——里根养马场时失踪的。

贝克还了解到1976年11月20日，22岁，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嘉柯琳·罗克小姐也是去圣·巴巴拉城——里根养马场，一去就没有回来。

接着下一个月当正在疑惑不解的侦查员还在寻求嘉柯琳·罗克女士案件的线索时，另一个女青年又不见了，她叫玛利亚·A·沙里士，淘气的19岁女子，身材修长非常像罗克小姐，沙里士小姐和一位男大学生同居在伊斯拉·维斯塔镇的公寓房，她每天往来于圣·巴巴拉之间，她是那里幸福牛排餐馆的女服务。12月6日她突然不来上班了，她的朋友们变得焦虑不安，向警察局呈送了寻人的报告。

找到了染血的拎包与衣衫及不完整的兰莱尸体为重新开展对前述两个失踪女性的寻找得到了根据。1月24日组成了100个人以上的搜寻队，来到了险要的峡谷，寻找更多的物证，并且还可能找到更多的尸体。

贝克警探已深信三案的作案人互有关系，而且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或一伙人。三个女青年年龄相近，都住在伊斯拉·维斯塔镇，都被认为是在要求搭车中失踪的，他们三人相貌也相类似，都是棕色长发，身材矮小壮实。

案件的相似性已有足够理由组织大规模

的搜寻，那里地形崎岖，杂草与灌木丛生，直到下午两点半，一个搜寻队员突然看到像是有撕碎的衣衫在一堆矮树丛中现露出来，于是小心翼翼地走近，仔细一看，发现了一具尸体，而且已腐烂得辨别不出死者的年龄与性别。

下一个案情突破发生在1月25日，当贝克警探接到法医的报告，说巴德里夏·兰莱是由于极近射距的小口径武器击中致命的，子弹从右耳后进入头颅身亡。报告还说她受到了性的侮辱，虽然并不是明显的强奸，然而很可能是奸尸。

第二个受害者从齿科登记中证实是嘉柯琳·罗克，也是被小口径武器从近距离击中了头部致死，尸体已经腐烂不堪，使各种实验无法进行。至于是否受到了性的侮辱，也无法断定，是警探们鉴于她腰部以下完全赤裸来看已明显证明犯罪人具有性的动机。

几天以后犯罪罪证化验室技术员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从兰夏尸体附近所发现的拎包与纸团用化学物品处理以后显现出了指纹，这是一种非常精细而有时甚至是徒劳无功的化验措施，但在这次案件中却收到了丰硕的成果，两件物品上都出现了指纹，这些指纹并不是死者的指纹，纸团上的血迹据信是凶杀犯用纸擦过手留下的。

至于玛丽·沙里士是否已死还未能确定，尚有一线希望也许她能活着出现。但后来在1977年5月22日，在她要求搭车5个月之后，一群郊游者又在距离前两具尸体所在地10里左右的“鼓峡”旅游地区找到了她的遗体，她成了第三名“长得相似”的谋杀受害人。至此，三名失踪的女子，均在里根的养马场找到，不过找到的只是三具女人尸体。

1979年4月18日，一个名叫埃尔赛的妓女，向警察贝克告发说：前一天她在好莱坞洛日大街上被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用枪击伤，此人经常出没于好莱坞的酒吧间。

6月11日晚埃尔赛走进了好莱坞一家酒吧间想喝杯酒，突然她看到了企图杀他的那个男人，于是，她偷偷地溜了出来用电话告诉了警察局。

当天晚上在酒吧间里逮捕了22岁的色尔·克里斯钦逊，他是圣·巴巴拉附近哥拉秦城的一名安全警卫员。

按照常规查阅色尔·克里斯钦逊的档案，他是索尔纹富家的后裔，曾于1977年2月酒醉驾车被捕，并从其汽车的行李箱内搜查到一支0.22口径的手枪。

实验技术员们彻底地检验了这部汽车，车身内部保养得很好，擦洗得很干净，但在这座缝合处与纤维折痕处，找到了干的人的血迹。

当克里斯钦逊的指纹与拎包上、纸团上的指纹一比较时，四个指纹与一个掌印完全吻合。

专家们在详细的报告中鉴定出克里斯钦逊的枪支曾被用来杀害这三名女子的。

这个22岁的前安全警卫员——克里斯钦逊向法官——约翰理查德供认说：他自己用0.22口径手枪杀死了这三个女人时是完全疯了。他还说：他感到有支枪可以赋予他一种“权力感”，一个邪念缠住了他，他想枪杀一个女性，然后去奸尸。他还对法官说：杀死这三个女子，是对女人的报复，因为他经常感到有女人们在背后讥笑他太肥胖了，过重了。

1980年6月19日，理查德法官判处他无期徒刑。

凶杀案内幕

1981年1月22日零点40分，夜深人静，在日本佐贺县东松浦郡肥前町星贺码头，一辆小轿车坠入了黑沉沉的大海。待警察把轿车打捞上来后，发现里面只有一位驾驶员，已经溺水而死。尸体立即被解剖检验，结果证明，死因确系溺毙，但死者头顶右侧以及头的左右两侧皮下出血，右头盖骨骨折，这些伤不可能是汽车坠入海时撞击的结果。此外，警察在现场发现许多车号灯、制动器和深蓝色车漆的碎片，并且调查到在案件发生之前约10分钟，有人听见过刺耳的车辆撞击声的轮胎摩擦声。

据调查，死者名叫酒井隆，42岁，是北九州市一家水产公司的老板。由于公司经营困难，酒井共负债4亿多日元，由于他首先买了五次生命保险，如果死于非命，他的亲属便可获2.4亿日元的保险金。

综合以上种种疑点，不难断定这是一件伪装成交通事故的谋杀案。罪犯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谋取保险金。

于是，佐贺县唐津警察署和酒井生前所住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的警察署分别成立了“伪装交通事故杀人破案本部”，双管齐下地开始了破案工作。

7个小时以后，酒井的哥哥、妻子和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相伴着匆匆赶来认尸。酒井的妻子清美一看见尸体，便悲伤得泪流满面，站都站不稳了。她的女伴连忙把她抱住。“这就是酒井隆，没有错吧？”警察询问道。清美和她的女伴都肯定地说没错，酒井的上排门牙少了一颗，离开家的时候就穿着这件带着鳄鱼商标的衬衣。看来，死者是酒井隆肯定

无疑了。破案本部省略了与警察厅照会指纹这项手续，继续推进破案工作。

1月23日，被害者酒井隆的葬礼在酒井家举行。从清晨起，前来吊唁的亲友络绎不绝。酒井清美穿一身黑色丧服，未施脂粉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脸上悲泪纵横。她跪在灵位下边向每个吊唁者一一行礼致谢。记者们蜂拥着对灵前的遗像拍照，清美面无表情地制止说：“我女儿不久将要参加升学考试，这关系到她的前途，请不要采访了。”

和尚念完了送魂经，尸体将送往火葬场了。酒井的大女儿扑在尸体上嚎啕大哭，久久抓住父亲的衣服不肯松手。患有轻微风湿症的清美抱着丈夫的遗像，踉踉跄跄地走进运尸车。悲惨景象，令在场者唏嘘。

警方当然注意到，2.4亿日元保险金的获得者是清美和另一个叫中村丰子的人。破案本部首先把注意力投放在中村丰子身上。

中村丰子就是那个随同酒井的哥哥、妻子去认尸的女人。她今年43岁，但看起来顶多30来岁，头发黑油油的，衣着时髦，神态风骚。在人们眼里，不难留下一个女招待的强烈印象。酒井为什么要让她和自己的妻子同享这笔保险金呢？她是酒井的什么人？警察调查的结果，使人不免惊愕。

中村丰子是日本大分县下毛郡人，“中村”是她丈夫中村文洋的姓。中村文洋与丰子同乡，高中毕业后曾在东京的一家照相公司工作。为生活之便，他从东京转到名古屋分公司，又从名古屋市调到福冈市分公司。中村梦寐以求的是自己拥有一家公司，但苦

于无处筹集这巨额资金。1974年2月，他因病住进福冈市一家医院，在即将动手术之前突然失踪。原来他擅自挪用了公司的钱款，被公司发觉了。到今天为止，中村销声匿迹已有七年。中村逃亡以后，丰子曾在酒井开的一家菜馆里当女招待，就此与酒井勾搭上。酒井当上了水产公司的老板以后，丰子便公开在公司里出出进进，并且过问公司的经营情况，俨然一副水产公司二老板的姿态。酒井经常偕同丰子乘小车出去兜风，乘货车送货上门。顾客们常常错把丰子当作酒井的妻子。在日本，男人除了妻子外，另有情妇并不稀奇。然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丰子与酒井的关系在酒井家里居然也是合法的，得到了酒井之妻清美的承认。清美把丰子奉为家庭成员之一，两人俨然以妻子的身份和睦相处。

经过详细而全面的调查以后，1月27日晨，破案本部把中村丰子等人作为重要参考人带到警察署进行调查质询。中村丰子竭力抵赖了将近一整天，终于在傍晚时供认，是她和清美及另外一个男人，合谋把酒井隆杀死，然后伪装成交通事故的假象。

丰子供称，她和清美事前出价雇了一个中年男刽子手。1月21日夜里，当酒井独自驾驶小轿车去长崎县鹰岛办事，丰子等人便随后驾驶一辆出租车紧紧追随。在星贺码头附近，她们装作与酒井偶然相遇。在距码头一公里远的农村土道上，丰子等伺机把酒井打昏，然后把两辆车开至星贺码头的陡岸。她们用卡车把装有酒井的小轿车撞进海里后，把卡车丢弃在北九州小仓北区西港町日明氧。这辆卡车是清美的弟弟租用的，被丰子等盗用。

警察核实证据后，当即将丰子逮捕归案，重新审问清美。并推测，所谓的中年男性刽子手，很可能是失踪7年的丰子丈夫中村文洋。警方准备好逮捕证，以北九州市为中心，连夜秘密地撒下了搜捕的法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都在社会新闻栏以

醒目的标题刊登：匿迹七年的恶犯重新作案。妻妾合谋杀害亲夫，伪装交通事故隐杀案已趋破案。这些报道使广大读者为之震惊和愤慨。显然，这幕残忍的犯罪惨剧，已接近尾声。

然而，案情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目瞪口呆。

1月28日晚7时42分，在山口县下关市国营铁路山阳线新下关车站附近，有一名中年男子卧轨自杀。警察从自杀者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长达14页的致小仓警察署长的信。从自杀者的皮包里发现了酒井隆的汽车执照。经过指纹鉴定，这个自杀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害者”酒井隆！

原来的定案立即被推翻了。

这是一件精心谋划、罪行复杂的替身杀人案，它竟然欺骗了采用最先进的现代科学破案方法的日本警察！

清美和丰子终于全部供认了曲折复杂的内情。

清美交代，以前她对水产公司的营业情况并不了解，直到1月7日，酒井和丰子才告诉她公司负有4亿余日元债务的事实。其中7千万日元是向丰子借的。因此丰子气急败坏地逼他们夫妇还债。酒井沮丧地说：“自杀算了！不过，自杀只能得到生命保险金的一半啊。”清美坚决反对他自杀的念头，表示要死就一起死。过了两天，酒井打电话给清美叫她到酒馆来。清美走进酒馆，就看见酒井和丰子正在密谈。见她来了，酒井又作出发愁的样子，对她说：“上次说的那件事，丰子很为难，我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清美求丰子再想想办法。酒井语气强硬地说：“正因为毫无办法，我才这样说的！要不，搞个伪装杀人吧……”清美这时已感觉到，酒井和丰子其实已经作过周密的策划。酒井说：“如果伪装成事故的话，就能得到全部的保险金。把车从悬崖上推下去怎么样？”清美说：“别说傻话了！”“我想要钱，想到这种地步！只

有伪装杀人!”酒井作案的决心下定了。清美惶惶不安地过了两天后,又忍不住和酒井商量:“作案以后怎么办呢?”酒井回答:“今后你就和丰子一块儿生活好啦!将来怎么办,你不必担心。我不在,你也不要发愁……把人塞到汽车里,浇上汽油,点着了怎么样?”清美问他:“那你到哪儿去找和你相象的人呢?”酒井说,“这个嘛,小意思,到赛艇场去找,有的是。”

1月29日,警察当局公布了酒井遗书的梗概。遗书说:

“此案全由我策划,在和妻子(清美)、中村(丰子)同谋之下,具体由我和中村作的案。杀人动机是为了偿还巨款债务。因为我共负债4亿余日元,只利息一项,每天就要付出5万日元。

“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做法。我决定找一个替死鬼替我死掉,以此来取得生命保险金。1月21日中午,我和中村到若松赛艇场去物色长相与我相仿的替身。当第六场比赛结束

之后,我们发现一个男人,长相与我近似,便上去搭讪。交谈之中,我得知他没有中彩,还想买第七场的彩票,但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便给了他5千日元。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没有询问。

“男人说他是福冈人,我们假言送他回家,把他骗上司机座旁边的助手座。然后乘其不备将他的脖子卡住,用金属棒将他打昏,装进后车箱里。然后把车开到肥前的乡间土路上,在那儿给他换上我的衣服,我则穿上他的衣服……

“我想,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替身的名字,但他也会有妻儿老小。我做了一件很大的坏事,对不起各位。我将以死来赎罪。请给我妻子和中村以宽大处理。”

警察当局迅速查明,真正的被害者是福冈市西区的一位普通市民,名叫森下隆基。由于妻妾这两个出色演员的精彩认尸,警方犯了一个大错误——省略了查对指纹的手续。以至于几乎使主犯逍遥法外。

一 声 雷

清朝有一个县官名叫明晟,他办案很有办法,他把平时深入民间调查的情况积累起来。同时,他对天文地理都很有研究,对风雷雨电的知识也积累了不少,这些都为他办案子提供了知识条件。

清朝雍正10年6月,他在今河北省中部的献县当县太爷。一天夜晚,献县一带下了一场大雨,雷电交加。第二天一早,有人到县衙报案说,在县城西郊的一个村子里,被天雷打死了一个男子。明晟立即带人到现场验尸、勘查。从验尸和勘查现场的情况加以分析,他观察到,县城去西郊不过五六里,根

据他的记忆,昨天晚上雷电虽然猛烈,却只在雾中盘绕,没有雷下地的情况,在空中的响雷,决不会打死人。况且,雷电击人,击屋、击树,都是从上而下。可是现场的情况却是屋梁和屋顶的茅草四散飞起,土坑的铺面也被掀去,分明是自下而上从坑下面引起的爆炸所造成的。因此,他断定,这是人为的“雷击”。他又从现场爆炸的威力进行分析,认为,此人作案时,如果没有几十斤火药,决不会炸出这个模样。他又从配制火药必须有硫磺合成的情况加以分析,认为现在当7月大暑,不是逢年过节放鞭炮的时候,买硫磺

的人不多。他肯定这案必然是他杀，究竟谁是杀人凶手呢？他暂不露声色，随即吩咐下属备棺殓殓，就地埋葬。

为了弄清此案，追捕凶手，明晟暗中派人到卖硫磺的店中去调查，了解到有一个工匠最近买过很多硫磺。不久，这个工匠又把合好的火药卖给了另一个人。明晟根据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循迹追捕，不到半个月就把一个疑犯抓到了。

这个疑犯很狡猾。明晟提审此人时，这犯人还是狡辩。县太爷突然向犯人问：“你买火药作什么用？”那人吃了一惊，后又狡猾地说：“小人买火药打鸟。”县太爷问：“用鸟统打鸟，只要买一点火药就够了，即使打上一

天，也只要二斤火药，你怎么一下子买二、三十斤火药呢？”那人又狡猾地答道：“我准备留作以后用。”明晟问：“你买火药还不过几天。就算你天天打鸟，也不过用几斤，余的火药放在哪里？”

经县太爷这么一问，那人脸色顿时灰白，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明晟将惊堂木一拍，喝令：“来人给打一百板。”那人招认。原来，他和死者的妻子通奸，怕败露不能长久，便串通了买下二、三十斤火药，乘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用火药将其夫炸死，将房屋炸塌，装出被雷击过的模样。案情既明。县太爷下判，男女同罪，按律一起处斩。

间谍凶杀案

1981年7月12日午夜刚过，在塔什干一独院的住宅里，熟睡的芭蕾舞明星演员丹尼娅被她卧室的门响惊醒。她睁开朦胧的眼睛，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向她床边走过来，她吓得惊叫了一声，立即有一只大手捏着她的脖子，一把明亮锋利的刀子插入了她的心脏。她挣扎了几下，然后像一堆泥似地摊在了血泊里。

她的惊叫惊醒了熟睡在她对面房间的丈夫——戏剧家维可多。维可多听到妻子卧室的响声，连外衣都来不及穿就跑了出来，只见一个高大的黑影正在越墙而逃。维可多鼓足了勇气上前拦住他，只听得扑通一声维可多也倒在了墙下。维可多家里的女佣人，看到主人被杀害的惨景，拿起电话报告了塔什干检察院。

中将检察长赛列克斯基接到报告后，立即打开了侦察电视。只见在维可多住宅去塔

什干火车站的柏油马路上有一辆摩托车急驶，上边坐着一个看不清面目的大汉。检察长命令刑侦一、二队，立即出发追捕逃犯和勘查现场。

当这两个刑侦队开出去的时候，检察长看了看手表是凌晨零点35分钟。这就是说从接到报案到派出侦察仅用了12分钟，检察长守在侦察电视机旁满意的笑了。

逃犯漏网了

检察长全神贯注地盯着侦察电视荧光屏，只见刑侦一队一字摆开10辆三轮摩托，每辆上边坐有三名全副武装的民警和一只警犬，风驰电掣地向逃犯扑去。逃犯回头看了看，加大了油门向塔什干通经奇尔克的火车道上急驶。

当追捕队离逃犯只有三四百米的时候，从塔什干方面开来了一列货车，逃犯迅速地

抛弃了摩托车，跳上了货车的最后一节车箱。

在侦察电视的荧光屏上这列货车由一个小黑点渐渐地消失了，检察长生气地把侦察电视机关上说：“这样的侦察电视只能收看15公里范围内的目标怎么能行呢，还得改进。”他关闭了电视立即用电话命令奇尔奇克州检察院长戈里基耶夫，要求对这列货车进行封锁，抓住逃犯。

检察长放下电话不到5分钟，刑侦一队带着逃犯遗弃的摩托车返了回来。尔后接到奇尔奇克州检察长的报告说：“货车一进站就被包围了，经过仔细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逃犯。”赛列克斯基放下电话，向刑侦一队的全体队员扫视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逃犯漏网了。”

一个毒弹头

塔什干市检察院刑侦二队对出事地点进行了详细的勘查。这是一所独门独院十分讲究的住宅，住宅的周围用高高的围墙围着，在前围墙下边，维可多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他赤着脚，穿着一身花格睡衣，脸色青紫，在他的脑门上有一个小孔。侦查员进行了拍照后，交由法医去进行解剖。

丹尼娅躺在一间华丽的卧室沙发床上，她那红花白色女睡衣几乎被血染红了。在她的心口上留下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刀口。因为罪犯是戴着手套开的门，行的凶没留下手迹，只是从丹尼娅卧室到墙外100米左右停摩托车的地方留下了往返两趟熊掌脚印，显然是罪犯进行了伪装。据法医报告在维可多脑门的小洞里，取出一个小红豆大小的毒弹头，就是这个小弹头，夺去了维可多的性命。

他们为什么被害

检察长办公室里，开着紧张的讨论会，侦查员们对检察长提出的“他们为什么被害”的问题，争先恐后的各抒己见。刑侦一队队长埃里夫斯基说：“这起凶杀案很可能是西德间

谍一手策划的。理由是：一、微型毒药枪目前只有西德一家兵工厂生产，西德情报局对此控制的很严，一般的人是得不到的；二、五年前丹尼娅作“燕子”的时候，曾把西德驻莫斯科使馆的二秘“俘虏”了，他们一直伺机报复……。”侦查员切列克夫说：“即是西德人搞的，直接杀害的凶手也是被收买的苏联人干的。据查维可多是丹尼娅的第三个丈夫，她的第头两个丈夫后来遭到丹尼娅的冷淡后一直很嫉妒，会不会是他俩其中的一个报复呢？”至于凶手那天夜里在火车上是怎样溜掉的，抛下的摩托车是谁的等一系列问题，也众说不一争论不休。最后检察长作出了三条决定：一、对西德使馆情报人员进行监视，搞清他们和苏联公民的来往情况；二、在丹尼娅前夫家中设法安装窃听器，趁机进行搜查；三、揭去逃犯的伪装，把行凶的凶器搞到手，搞清摩托车是怎么回事。

又一具尸体

天一亮，市检察院刑侦二队队长尤里柯，就带着他的两名助手来到市摩托车交通队，把逃犯抛弃的摩托车大牌交给了摩托车牌照签发员，一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B73651号摩托车的车主托丽奇卡找了出来。托丽奇卡是奇尔奇克无线电厂的女工，1979年4月25日在塔什干商店里购买的A17型伏尔加牌的轻便车。侦查员获悉后驱车30里来到了托丽奇卡的住宅，正在吃早饭的托丽奇卡见到公安人员一大早到来吓得目瞪口呆。尤里柯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检查一下您的摩托车，如果您同意的话！”

“这有什么好检查的！”她边说边打开车库。

“天啊！车哪去了。”

“您是什么时候停在这儿的？”

“昨天晚上9点。”

在车库里，留下了一些零散的熊掌脚印。刑侦二队从托丽奇卡家离开在返回市检

察院的路上，检察长办公室接到了刑侦二队的电话报案说：“在里加湖沼泽地的芦苇荡中发现了一具男尸。”

搜 查

检察长立即命令他们和奇尔奇克检察分院把住各个通口，迫使所有的车辆行人受检查，他自己带着刑侦二队、追扑一、二、三队五十多人奔赴沼泽地现场和各个要害路口督战。检察长坐在指挥车里不断的收到各队的报告，作着种种指示。

二队尤里柯报告：“尸体是被毒药枪打死的，受伤位置和维可多一样。他脚上穿着一双胶皮熊掌鞋。”

“将死尸立即解剖，取出毒弹头进行鉴定。”检察长果断地说。

刑侦一队报告：“驻塔什干西德领事馆的一辆奔驰轿车拒绝检查，向南高加索方向跑去。”

“立即追扑咬住不放。”

从塔什干到奇尔奇克 30 里方圆的各个道口都被包围了。受检查的上早班的行人、车辆排成了一队队的长龙，检察长坐着指挥车巡视着，突然在一辆挂着西德国旗正受检查的“吉司”（苏联造——译者）车跟前停下了。当检察员刚要扬手放走它的时候，检查长摆了摆手说：“等一等”。他走出指挥车，非常客气地对车里的外交官说：“尊敬的领事（西德驻塔什干领事馆领事——译者）先生，请您下来，我们想看看您的宝座下放的是什么东西！”

领事掏出外交官护照，愤怒地说：“我抗议，在你们国家连外交官的人身都受到侵犯，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那好吧，请您到检察院作客吧。”检察长说完向刑侦一队队长使了个眼色，就把这

辆车连同外交官带走了。

审 讯

西德驻塔什干领事的轿车在市检察院院内停下了。领事下了车，检察院侦查一队队长掀开了轿车最后一排座，一个头戴假面具，身穿雨衣的大汉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拖了出来。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一只毒药枪和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在这种情况下，领事才慢慢地低下了头。

领事和这个罪犯，坐在被告席上，交代了作案的起因和全过程。

1976 年西德驻莫斯科使馆的二秘，由于上了“燕子”丹妮娅的圈套被迫把一份北大西洋的密件交给了苏克格勃后，西德情报机关对此非常恼火，一直想报复。后来得知丹妮娅迁居在塔什干。就把干掉丹妮娅的任务交给了驻塔什干领事馆的间谍们。他们花了成千上万的马克，收买了丹妮娅的两个情夫戈里苗夫、谢苗诺夫，他俩也由于嫉妒丹妮娅的升迁和忘却前情想把她置于死地，这样就一拍即合。

1981 年 7 月 12 日上午，在里加湖借钓鱼机会，他们进行了谋划。事先侦查了夜间由塔什干到奇尔奇克去的火车情况，商定了由谢苗诺夫行凶，领事馆和戈里苗夫接应等。谢苗诺夫进行了伪装盗窃了摩托车，带上西德间谍给的毒药枪和匕首，杀害了丹妮娅和维可多，当他逃跑被发现时，他立即抛弃了摩托车跳上了货车，在火车上躲藏了几分钟后，又跳下火车钻进了接应他的西德驻塔什干领事馆的小轿车，就这样逃跑了。

为了转移搜查视线，西德间谍在里加湖杀害了谢苗诺夫，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从作案到被捕也只有四五个小时。

（武立峰摘译）

“蓝色传信神”之谜

1981年3月11日“两名年轻罪犯袭击了布拉格集邮博物馆的女馆员。歹徒抢走了稀有的珍品——1851年发行的、80枚一套的第一批奥地利邮票。这套邮票以“蓝色传信神”之名而闻名于世。国家公安机关要求全体公民，特别是集邮家们来协助侦破这一案件，查明罪犯身份，弄清邮票窝藏地点。”

* * *

界标的那一边就是奥地利……

汽车在海关附近排成长龙，等候检查。稍远一点，停着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牌汽车，车主走下车来，慢吞吞地绕车走了一圈。他摸了摸轮胎，好象要看看轮胎是否正常似的。然后，他停下来，轻轻敲了敲行李舱。

尽管边防检查站当时十分忙碌，“梅塞德斯”主人的一举一动仍躲不过海关人员的注意。海关人员同身旁一个检查证件的军官说了几句话。他们两人就开始等候那辆挂着DD—48—32外交车牌的黑色“梅塞德斯”汽车开到检查站来。

汽车的主人毫不介意地从窗内看了一眼边防人员，递上自己的外交护照说：“外交官爱利阿斯·利别罗普洛斯。”

海关人员也看了看证件，然而提了一个通常的问题：“外交官先生，您车里有什么禁止出境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外交官冷冰冰地说。

“但是，我还得请您下车”，边防人员说：“我想查看一下行李舱……”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你们的行为就象匪徒！我是文化专员，我要控告……”

外交官先生大发雷霆，变得毫无外交风度。但是，边防人员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行李舱被打开了。

只见里面躺着一个男子，全身蜷缩……

* * *

公安人员把这两个人拘留并押送到布拉格。原来，利别罗普洛斯先生企图秘密带出国境的那个人，是布拉格的出租汽车司机，名叫约瑟夫·瓦利切克。最近几年，他不只一次地搞各种投机倒把和外汇交易勾当。今年年初，当他的女友爱利什卡·爱贝罗娃从布拉格鬼鬼祟祟溜走时，公安人员就找他谈过话。

“梅塞德斯”车主的口供，使这一案情顿时真相大白。审讯时查明，他认识爱利什卡·爱贝罗娃。他就是用偷运瓦利切克出境的那种办法把她带出边境的。目前，爱利什卡住在华尔兹城。她答应外交官先生，如果他能把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带出捷克斯洛伐克国境，将付给他上千美元。

这个新冒出来的“奥地利女人”既然对瓦利切克如此关怀备至。因此，审讯工作非得更详细地弄清全部案情不可了。外交官先生很快供出有人近几年从布拉格的博物馆和教堂盗走文物的一些情节。“货物”由瓦利切克先生提供，这位搞“文化交流”工作的外交官先生则利用外交豁免权把艺术品偷运出境。在维也纳接“货”的，正是爱利什卡·爱贝罗娃。

审讯结束后，主管机关向外交官先生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立即离开捷克斯洛伐克。